

大霸尖山

林瑞玲

山林，讓我自在，忘卻一切煩憂，迎著陽光，擎起我昂揚的心...。只要時間天候許可，我總是整理山旅重裝，揸著大背包行腳在台灣山林，天地為伴，與風為舞。曾經陪伴父親在北榮，走過他人生最後一段抗癌的日子，父親走後，我更常走進山林裡，聆聽自己的心音，盡情奔馳在山野雲霧中...!

當我細胞異常，四度再上手術台之前，我跟醫師商討延緩手術日期，我依如以往走進山中，擁抱晨霧聽風讀山；那年特別選在母親節的前夕上山，知道手術後又要閉關靜養身心一些日子，我只想再登上大霸尖山，去看看高山杜鵑與壯闊的雪山稜線。那時，大鹿林道尚未開放通行，我只好申請從鎮西堡上山“賞鳥”，其實是準備繞過大霸，登上小霸尖，眺望綿延無盡的群山；那晚在迷霧與星星相互交替中渡過，一路摸黑上到中霸坪，星星不見了！因為黎明的太陽曜出來，明亮的光芒四射，遮掩了星星微微的亮光，我往霸基的方向走去，心中想像著高山杜鵑在盛夏裡，當空對我高喊：母親節快樂！

民國 79 年當霸梯拆除之前，我特地上山來拜訪大霸尖，攀著繩梯登上主峰，爾後再從大鹿林道上山來，只為了拍攝美麗的夕陽餘暉，與大霸尖的日出印象，也曾在大雪紛飛的寒冬，三度上到霸基再折返山屋，因為踩在雪花飄落的軟雪上，想越過霸基是非常危險的，很容易滑落山谷，也曾計劃從穆特勒布山橫走過來，但這次直接從鎮西堡上山來，天氣真好，我拍了許多遠近不同的山景，準備在手術後休養期間，好好的畫幾張不同角度的大霸尖山！

大霸尖山是泰雅族人，與賽夏族人的聖山，白雪覆蓋下的大霸尖山，顯得威懾不可攀，山壁風化嚴重的大霸尖山，早在 30 多年前就禁止攀登主峰，是考量山旅者的安全；每次我看著國外的旅遊節目，一向採取回歸山旅者自己的安全判斷，安危自行負責，並不是像臺灣，小小些微的崩塌地，就直接大大的頒布禁止入山令？幸好，今年 2020 年臺灣全面開放山禁了。朋友問我：爬山這麼累，為什麼還是喜歡攀登呢？我喜歡山林，也在山林裡找到自己心靈的出口，聆聽自己內在的聲音，在山林裡，看著瞬息萬變的雲霧，我心幻化昇華，隨著氣流浮盪，悠遊在虛無飄渺的山間，自由自在！

那次在寒冷的冬天上大霸尖山，明知下雪了，無法安全的通過霸基，但我還是在加利山晃到夕陽西下，才拍拖回到九九山莊，莊主特地煮了薑汁地瓜湯，給所有留宿九九山莊的登山者食用，當時我並不知情，成為最後晚歸的山旅者，我真深感抱歉！讓莊主擔心了，

一直等到我平安回來，吃完了薑汁地瓜湯之後，莊主才下班休息去，想想，我真是幸福啊！有莊主等候報平安。也許是太感動了，那一夜心暖暖的，很快就入睡，早忘了外頭可是大雪紛飛呀！

現在的我，早已卸下重重的裝備，改以輕裝上身，一樣行腳臺北附近的郊山，幾次手術下來，我的體力已經無法負荷，再去攀登百岳，那種連續好幾天大縱走的行程了，我必須面對事實接納自己，此時是需要“時間”這個處方藥劑療癒身心，當時我也曾迷失了自己，在朋友的鼓勵之下，才漸漸重新找回了自我。

山，就在那兒，凡事無常，並非都能如願實現夢想，雖然如此，還是不能失去了“想望”放棄夢想；如同登大霸尖山一樣，可從幾條不同路線上山來，看見不一樣的風景，只要換個角度來看山，山也會回以不同的美麗向你，人生就是不停的學習，做自己能力可及的想望，成就自己的夢想，轉個彎繼續向前，不管結果如何？學習享受人生成長過程的歡愉！

